



◎常增文

滨州·黄河下游

(散文诗·外四章)

一行

五千年的泪水，
在黄土高原的脸颊，夺眶而下。
轻轻流过，滨州的肩。
这里曾是古薄姑国的旧居。
泪木已瘦，城市旁一泓潺潺流水，
漫卷雄浑和沧桑。姜子牙钓鱼的水，
抑或孙武子渴饮的水？
南风吹来，为滨州脱去黑棉袄。
浩荡大堤，挽起长弓，将汹涌
黄河水射入蓝色渤海。堤坡上的
树，浓浓的眉颤动。湿漉漉的朝
阳，挂起一只红灯笼，顷刻照亮
滨州的天空。
飞驰，飞驰，时间的加速度。
柔软的云，乘着电梯，攀援蓝

农民工

一袭黑衣，只露出两只被月色
浸透的眼睛，在城市的街头逡
巡，在历史的边缘行走。
低矮工房一坐，静观炊烟一
缕。你瘦瘦的指印，青筋凸起的汗
珠，连同钢筋水泥，全都嵌入十层
二十层高楼的台阶。
站在楼角处望，就像站在家乡
的山坡上，而路边却没有绿色的
玉米风走过。
明月升起，如悬在天际的大
锅，你幻想里面炖熟了红烧肉，香

在股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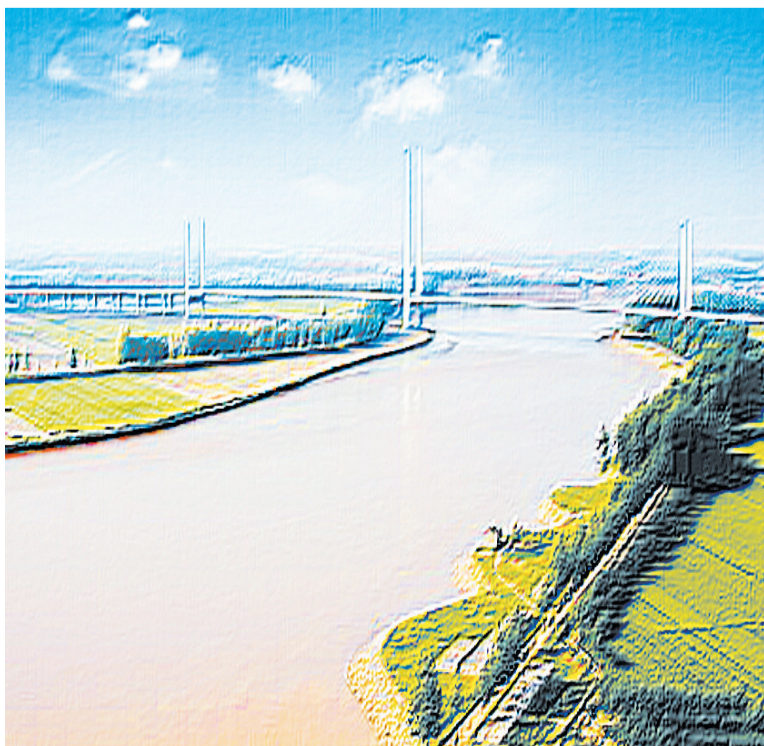
世界被表格化，生活被表格
化，欲望被表格化。
企业、矿山、石油、柴米油盐，
都记录在里面，浓缩成一张变幻莫
测的大盘。红红绿绿的电的波涛，
颤动，溅起没有规则的泡沫。
从田里走出的老农，掏出手
机：“涨了么，涨了么？”
赶股市就像赶镇上的大集，不
是买一坩韭菜，或一头牛，而是一
只股票。
穿黑风衣的CEO，打开轿车的
门，像展开一只鸟的翅膀，却飞不
起来，嘭一声关闭，才作高速路上

核桃，核桃

布满褶皱的脸，褶皱了岁月、
阳光和汗水，凝聚为硬度十足的
桃。
这咬不动的桃，凸起的神经
元，驱动消息的齿印，像有微风吹
过。
绿绿的树叶间青涩的脸，手感
温润的美玉的脸，吹弹得破莞尔一
笑的脸，在山坡，在平原。靛蓝布
衣，窈窕曲线。晶莹露珠，摇摇欲
坠。
挑担的姐姐，载不动沉重负
荷，踩得青草小路摇摇晃晃。摇
着，摇着，回来时她就老了。她的

野性的风

瓜棚，是船么？泊在夜的海。
寂寥的青草地，忧郁的树，蹲
在瓜棚旁，像礁石上一个人在张
望，在等待。
徘徊的雾，轻轻闪动翅膀。
小小手机，抛出轻音乐的调
子，像西瓜的藤，缠绕在树顶。闪
烁的微信，跳动温柔眼神，在呼唤
那抹粉色的笑脸。
门前篝火，是燃烧的激情，烟
的长鞭轻轻抽打。



秤杆子挑江山

◎王正飞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对杆秤记忆犹新，对于小商贩在杆秤上做手脚的小伎俩也略知一二。

听一位村民说，做买卖用的杆秤，有的有两个砣，收货时用大砣，卖货时用小砣，这样，买的时候更省钱，卖的时候多赚钱。做手脚有一种“压秤”手段，即卖货用杆秤称重过程中，用拎秤系手的无名指偷偷压秤杆根部；另一种是“发砣”“送砣”法，就是用另一只掌砣的手瞬间将秤杆上送，使称重数量增大，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杆秤有老秤、新秤之分，建国前使用的是老秤，一斤十六两，1950年之后国家才研制推出了一斤十两的新秤，民间常说的“半斤八两”就是由

此而来。
用于称银两、药材的微型杆秤，也叫戥子或戥子秤，做工精细，小巧可人，以檀木、象牙杆的最为名贵，有收藏价值。
使用杆秤称量，以秤杆水平为宜，过高过低都容易被人取笑。过高了，会被人笑称：“撅破天了。”过低会被人挖苦：“砸着脚面子了。”

杆秤不仅可以称商品重量，还可以称孩子重量。从前，家长想弄清自己孩子的重量，就找一个包袱兜着孩子，缩一个扣，用杆秤钩子勾着包袱称量，孩子也觉得好玩，也成为了杆秤一段美好的回忆。

当然，杆秤也有不佳的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到一家路边水果店买水果，年轻女店员称重时，先用了手压法，见我盯着看，又重新称重，随即换了上送式的“发砣”法。我付款后提着水果出门，觉得没有她说的重量，于是到附近的一位卖菜的摊位前称重，发现果然少给了不少，于是回去找，没想到，对方故技重演，只是给补了一点，我也不好直接点破，只好作罢。之后没多久，那水果店就关门易主了。

博兴县城现在的步行街一带，曾经是锦秋商场，里面有卖菜的、卖肉

的、卖水果的，以及卖日用百货的，应有尽有，是城里人购物的重要去处。为防止缺斤短两，常买菜的家庭妇女有的随身携带弹簧秤，可以随时称重；工商部门还在商场中部设有一杆“公平秤”，便于购物重新过秤，对商贩起到了很好的制衡和监督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上出现了电子秤，听说也能通过做手脚改变实际重量，但毕竟容易被人识破，影响声誉，所以那种缺斤短两的小伎俩也逐渐成为了过去。

大约1995年，国家出台了禁止使用杆秤的规定，从制度上说，杆秤完成了历史使命，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杆秤携带方便，存世量巨大，人们也普遍认同，至今在菜市场仍然能见到少数商贩使用杆秤。

杆秤是公平正义的象征，有道是，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老百姓心中有杆秤，由此可见杆秤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非同一般。有时，我在想，小商贩与大商人的区别在哪里？不仅是资本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对商机的判断和诚信度，总是在小伎俩上下功夫，不讲诚信的人，注定一辈子是小商小贩，只有那些眼光更远，胸怀更广，讲究诚信的人才会成为大商人乃至企业家。

◎宋翠荣

大美黄河入海口

东营黄河入海口，真的让我震撼了！没想到一个想象中的荒凉之地，却有令人惊讶的大美！

国庆假期，从滨州出发去入海口，车子一路驰骋，毫无障碍。蔚蓝的天空和无边的旷野，让我感受到了黄河三角洲平原的辽阔。天苍苍，野茫茫，目到尽头，天地相接。这里没有钢筋水泥的建筑，有的是庄稼、野草、油井、风车、太阳能等自然的馈赠和利用。植物散发着特有的芳香，“磕头机”（油井装置）向大地连连表示感谢，风车飞速运转，太阳能装置连成一片。还未到目的地，却见碧水荡漾，波光粼粼，莫非到了海边？那一格一格的是晒盐场吗？了解情况的人说是在澄沙造田。黄河入海，泥沙相伴，每年可从渤海长出陆地三万亩，是中国唯一一个“长地”的地方。黄河入海口所在的垦利县土地面积不断扩大，使这片开阔的平原更加广袤。

在这里，自然显示出一种大美的力量！

大美，远不止这里。进入湿地，映入眼帘的万顷芦苇荡，真正诠释了这两个字的含义。芦苇实现了“全覆盖”，陆地上、水中，一丛丛、一片片，随风摇摆，飘飘荡荡。远看是成片绿叶顶着大白花；踩着木栈道近距离观察，才知道水里生长的是两种不同的植物，一种是芦苇，一种是荻。看似相同，却不一样。芦苇叶宽、尖，荻叶细、长；芦花穗大，呈淡紫色，荻花穗小，丝白色；芦茎空心、坚硬，荻茎实心、柔软。芦苇主要生长在水里，荻则水陆都可生长。观望塔上望去，一派蒹葭苍苍、白花茫茫。这里，可没有伊人在水的另一方——水面宽阔，野荻茂盛，浩渺无边。只有成群结队的野鸭和天鹅来去自由、进出有路。这里的野鸭真多啊！不知芦苇丛里藏了多少，但见水面上密布着游动的黑点。
坐公园里的专用大巴车游览，沿

◎戴奎华

暮秋湖韵

霜降过后的一天下午，我乘兴回到家乡滨城三河湖畔。凭着几十年前那清晰的记忆，寻找着儿时留下的那串脚印。一个个脚窝，虽然已被厚厚的落叶所覆盖，却依然是那么的清晰，点缀着我心中的三河湖。

走近三河湖，渐行渐远的昔日秋蛋，还原了这里本有的安静。透过飘着落叶的丛林，我才发现虽然已是暮秋时节，三河湖却迟迟没有卸去那浓浓的艳妆，掩饰不住的成熟之美，无不让人泛起动容的遐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秋韵之色吧。

面对着浩瀚的湖面，阵阵秋风吹来，让人们惬意地感受着真正凉爽而又清新的陶醉。裹紧衣衫匆匆而过的人们，勾勒出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展示着天然而诱人的风姿。而与众不同，早在春天里就含情脉脉，着意梳妆打扮的三河湖，经过了夏秋两季的风吹雨打，不仅洗却了少女的青

◎李卓睿

爸爸的背

那时的天，很蓝很蓝。
我坐在爸爸坚实的肩头，总能看见很远很远。

那时的我却不知道，爸爸坚实的肩头，担负着我的整个世界。直到告别了孩童时代的我偶尔停下追逐时光的脚步，回头望时，才惊讶的发现，我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爸爸在负重前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夹杂着十二年的甜与苦，模糊了爸爸坚实的背，也渲染了那时很蓝很蓝的天

……
年幼时的我，总是咯咯笑着爬上爸爸坚实的肩头，望着头顶蓝得透亮的天空，咿咿呀呀地哼着歌；个子窜得快，眨眼间我已到爸爸的肩头，可倔强的爸爸依旧习惯性地将我背上肩头，带我看从前的那片天；时间像个孩子似的飞快奔跑，渐渐的我懂事了，和爸爸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而爸爸那温暖坚实的背，也在不经意间变得久违而陌生了；

时至今日，步入中学大门的我，或许没有意识到，无情的岁月不仅偷走了爸爸丝丝缕缕的黑发，生活的艰辛还压弯了从前那个坚实的背。
于是，我努力回忆着自己做错了什么？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成长中的一次次画面……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我患了急性阑尾炎，救护车呼叫着冲进迷茫的黑暗，我痛苦地蜷缩在救护车中，呻吟着。泪水模糊了双眼，内心的恐惧在不断膨胀。朦胧中，一个坚实的身影闯进我的视线。是爸爸！是爸爸！即将被推进手术室的我，心中顿时有了些许安慰。

长达两个小时的手术仿佛格外漫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那种无助恐惧的感觉。手术后躺在床上，黎明已经来临，我虚弱地睁开眼睛，搜寻着爸爸的身影。歪过头，看到了一个久违而亲切

的背，爸爸此刻正背对着我，猛然间，我发觉那个背在微微地颤抖，我似乎看到了爸爸的泪水。突然间，我明白了，我心中那个坚实、高大、温暖的背，也会劳累，也会疲惫，有一天也会被岁月压的弯曲佝偻。我慢慢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滑下。
“爸爸，爸爸……”时光仿佛又回到从前，我坐在爸爸坚实的肩头。头顶的天空很蓝很蓝，我们的歌声很远很远……

此时的你，还在为了梦想而孤军奋战吗？那就请停下追逐时光的脚步吧。轻轻回头会发现，你从来都不是孤军一人，从牙牙学语的孩童时代起，爸爸一直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你背负着责任，为你承担着责任，为你遮挡着风雨。
所以，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